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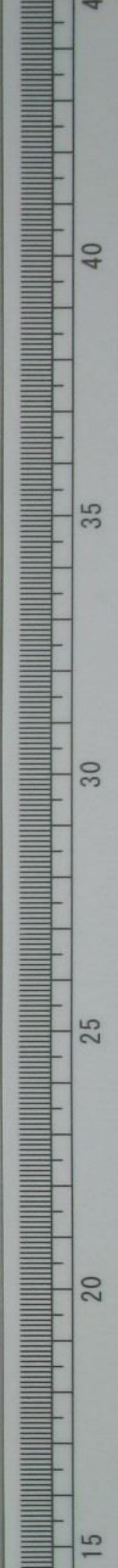
支那
撰述

釋氏蒙求

下

X
85
2

道通文庫
文庫6
1775
2





釋氏蒙求

下冊

雲水 講學沙門 靈操 撰

錫

琳祐會郊

可育回壁

慧琳武德年中潛伏草野一日忽逢楊祐師相見之後坐于郊野言笑如舊各曰與師別來經于八百年矣于時人皆傳說莫測其神

慧可道育隨達磨禪師居于少室山七八年間供待達磨磨乃授與可育一師面壁之觀世皆云少林面壁七年禪法東興達磨為始

七八年傳作四五年

易

法開善醫

曇遷妙易

1771
8

法開善諸經律義解過人又能醫術常乞食京師值
一家婦人在草危急眾治無驗開曰此易治爾主人
正殺羊已畢欲以淫祀開取少羊膜作羹進竟因氣
針之須臾兒出又晉升平中孝宗有疾詔開醫治開
候脈不肯進藥康后令曰帝小有不安開公辟憚不
進藥餌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方驗甚妙也

曇遷世家貴重十三隨舅氏齊中散大夫權會博學
典墳而妙達周易會乃授遷易象時有一姬失物就
會作卦得之無象令遷辨之遷應聲曰若如卦判定
失金釵姬驚喜曰實如所辨遷曰兌是金位字脚兩

垂似金釵爾會曰更審盜者遷曰失者是西家白色
女子奉口總角可年十五六者盜姬便推首得果
如所言會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
方西為白也兌字上兩點表總角之象尖形表奉口
之相也會乃重之奉口疑當作啐口音奉口之高貌也或分啐字以為奉口之字歟

錫

僧淵架橋

隱峯擲錫

僧淵家本巨富淵初生時天雨錢於淵家內蜀人恠
之淵及長立神氣異常乃令入道大習禪法淵見蜀
綿水波濤莫測沒溺者眾欲於南路架起飛橋纔出
此言機事盛集昔諸葛武侯指江內架七星橋造二

鐵錐以打橋柱用訖投江淵架橋次欲打其柱鐵錐自然浮水而至及橋成忽然而溺

隱峯幼修道行居止五臺後因出山路接淮西值吳元濟兵戈邊拒王命官軍與賊交戰未決勝負峰謂眾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而去屈兩陳之上戰士各觀空中神僧飛騰盡乃抽戈匣又驚恠而退焉

陌

甯師食荷

僧喜噉石翻譯集作僧善

甯師者亡其名以姓呼之常居山野學道一日忽死經二日而蘇眾驚恠問之答曰我入冥間見諸地獄

相狀有一判官謂吾曰和尚有壽而無祿乃令使者引入諸司有一吏檢覈曰和尚只有乾荷葉三石在因書于簿乃放歸山從此還魂後唯食乾荷乃度且夕秦隴之人號入冥和尚頻請入冥觀其善惡

僧喜住馬頭山修習禪觀後忽疾篤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昔少年時居山學習糧食都盡唯噉小石子用充且夕因而成病吾死後可破腹看之驗吾噉石爾也

錫

智巖能軍

慧璉健敵

智巖姓華氏少有武略威猛難敵大業中偽鄭諸國

兵鋒競起大將軍黃國公以行征伐公曰非萃將軍
無以御之時僞鄭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剌地厲
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決焉巖乃跨馬以腋挾槍而走
表與之交又盡生破巖擒之須臾乃放因此感悟出
家大曉三藏之教

慧璉七歲出家備明律部時大業中居野外禪定寺
夕有賊軍競來劫璉乃集眾設戰樓以防擬之千時
軍兵張旗十里村落盡劫殺者眾璉乃入陳其賊群
莫敢當鋒賊各執璉手曰健道人也善能戰敵也

疑當作从以
普偏之字

明偏

世高化鱗

明琛變蛇

安清字世高安息王之太子廣集墳典大有知見王
薨便當嗣位清乃潛形出家備曉經論前身之事一
一自知晉靈之末洛陽兵亂乃過廬山謂眾曰吾去
度昔年同學行至鄒亭湖廟大有靈聖商旅往禱之
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請上清乃造廟神曰吾
昔與師俱出家學道多行布施而多嗔怒今為鄒亭
神周廻千里皆吾所治此身復鱗蛇滅後當入地獄
清曰何不現形鱗遂忽現下淚如雨謂清曰願師化
度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等可為造寺令生善處清即

取物引去其鱗登山而望欲歸豫章造寺至晚有一
少年上舫跪清前曰郎亭神已離惡形矣其廟即無
靈應人於山西見死鱗一條長十里餘今潯陽地村
是也晉靈當作漢靈也

魏明琛大有學問辨說宏博初著蛇勢法大行東州
其法若葛亮陣圖也時潞州上邑欲弘法華乃往巖
州林慮縣詣一講僧歸講法華琛與直舊識聞而往
難之此僧見琛義辯縱橫中心戰灼乃以情禮告於
琛曰此邑初信佛經諸士傾心願大法師共相成贊
敢上獻法師絹十匹琛受之明日高座欲聽一講其

僧彌怖及講次琛束絹入堂謂眾曰昨日高座法師
以絹相贈請不論義然佛法宏奧須分邪正遂與論
義琛辯說不如其僧兼義解不通眾皆大笑琛即出
邑其伴一人心憤氣噎累日羞叱遂登一山樹下謂
伴曰我今煩熱恐變作蛇便解衣露身長展兩足忽
變蛇形一伴上樹避之乃謂一伴曰悔作蛇論果至
如此其伴大駭走至鄴下說之一作疑當作二伴

法持白竹

道慈靈華

法持入空門調明禪理後臨終之日令眾可露我
骸於松下餒諸鳥獸終後忽見空中神幡數首從西

來迎其院竹林周迴鬱翠于時色皆變白

道慈落髮以來大明經論後居山野習學佛典年老乃終于山陳灰在于峰頂經文忽有靈華周匝其側從地涌出莖長一尺色相鮮榮時有獵人不信求見此華其華已滅乃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華瑞一何無感若神道有徵願重現靈相言訖復地發靈華獵人乃發信出家也

童進飲酒

無著啜茶

童進幼出家不拘法則唯愛飲酒謂人曰酒可以灌等身也動上酣醉遺尿臭穢人盡輕之會周武東征

愛毒藥勅瀘州營造毒藥酒監吏力採蝮頭鐵狸鬚根大蜂野葛鳩羽等數十般釀以鐵釜藥成後著皮衣瑠璃障眼方得近之不爾氣衝致死藥著人肉穿壞進聞之往監官處求飲官曰能飲一盃豈非酒士進曰任多亦飲便取鐵杓於藥釜中累取飲之道俗驚怪皆來看進連取十餘杓飲都無易色百歎曰今始得一醉爾人走避之須臾卧方石上忽遺尿所著石皆裂碎進睡覺如故無著聽習之餘因游五臺山欲觀聖跡遂於金剛窟前整衣禮拜乃於石上坐寐忽聞叱牛三聲云飲水

乃見一翁古貌形狀麤醜短褐曳屣乃執其手曰吾
從山外來此求糧師睡此因邪著曰否翁曰既不困
何輒睡乎著曰凡夫昏沈胡可恠哉翁曰師若昏沈
可去啜茶乎乃指精舍著乃躡蹻而隨至寺門翁喚
均提二聲有一童子應諾年可十四五垂髮齊肩衣
褐其寺地皆瑠璃堂舍金色翁踞白牙牀置錦墩令
著坐須臾童子捧一甌茶對啜畢擎玳瑁器滿中酥
酪各與一匙著啜而咽之如有所證因而明悟豁然
矣乎乃疑當作手乃
著乃一本無乃字

慧布論義

法汰破邪

慧布少投瓊法師出家學師道業解行高明而辯說
難敵後與迦禪師爭論教法經于二日在座辯論不
絕迦乃降之布又來下時候景作亂飢荒累年布二
日不食至第四日人以飯微著肉汁覆之遺而雖腹
如火燃執志不食

法汰少與道安同學大有明悟身長八尺風姿端雅
時有沙門道常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法
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曇一難之
一處經引理辯說縱橫常乃伏之明日更集慧遠就
席改難數番關鋒起常又覺義途差異將塵尾扣

案即未有答遠曰不疾而速行軸何為坐者大笑心無之義從此息焉

改難當作攻難關責疑當作問責道常傳中作道恒行軸傳中作行

遇

德素少達

慧稜幼悟

慧約字德素姓樓東陽人母劉氏因夢人擎金像使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乃生約年七歲便通書史乃求出俗性好幽宗徧訪名師學習教典大有明悟東境謠曰少達妙理樓居士

慧稜姓申屠氏西陰人胎中父亡母乃鞠育年及三歲謂母曰兒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

陽潤法師講二論聽後於文義之間深有解悟眾乃驚歎唯求出家母孤獨不許及登八歲母亡乃投誕律師出家大明二藏

僧慧渡河

安靜登墓

僧慧在荊州南陽劉虬立陟岵寺請慧居之慧頻至江邊津吏求渡渡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飛空而過已見在彼兩岸津吏大驚知其聖也

渡吏一無渡字也

安靜東遊之次行達定陶直問曰丁居士何在鄉眾咸曰終已二載葬在郊外靜曰此在家菩薩也遂往登其墓所自掘之于時墓上五色雲起祥瑞可觀及

取其骨皆作金色連環若鏤可五丈許鏗然嚮高靜
乃持掛杖頭別鄉人而去嚮當作響字

遂端生蓮

耆域治樹殊遇切

遂端不知何來為人質直常誦法華經為業至于老
齒曾無暫罷後忽踣跌坐而卒須臾口中出青蓮華
七莖

耆域天竺一人也至于洛陽大揚教法多衡陽大守南
陽滕永文在洛寄居蒲水寺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
株枯死域問永文曰樹死幾時永文答曰積年矣域
即向之咒之尋便榮發扶鬱茂非常自此人皆歎異

也

淨度游獵

玄風張捕

淨度少遊獵為勢一日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就地
舐子度因此心悟便推弓折矢出家學道修習禪觀
兼於群經洞達深義一日下有忽字

傳翕字玄風及七歲志性貞堅一日謂二親曰數夢

升空而行多諸僕從其無量人爭戰我常獲勝後與
里人在誓亭張捕為業籠沈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
留時人以為愚因遇天竺一僧達磨嵩曰我曾同汝向
毘婆尸佛會發誓度生今兜率宮中衣鉢見在何日

當還不信試臨水觀形狀何如果見圓光寶蓋滿身
遂辨前因乃問嵩修道之方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栖
身矣翁後有殊跡

尤

僧璨三國

道一九州

僧璨幼年尚道游學爲先天下靈跡無不參尋時入
齊陳周二國凡有法肆無虛踐以三藏教典或演說
訓授或問難徵引而又博達儒宗振名四海自號爲
三國論師

道一少便出塵貞介不群神氣宏瞻從法汰習學深
究內外後東適山陰講諸經論于時九州僧尼咸來

習聽時人號曰小一師爲九州都維那

眞表蝦蟆

檀特獼猴

眞表家在金山世爲游獵一日逐獸之餘息于田野
間折柳條貫蝦蟆成串置于水中擬作食調復入山
逐獸忘其所貫蝦蟆至明年春獵次聞蝦蟆鳴心見
去年所貫二十許蝦蟆猶活表于時歎惋責身曰苦
哉何爲口腹令彼經年受苦乃解貫放之便發誓出
家入山修道以身撲地悔前罪遂剃染爲僧感彌勒
菩薩自身授于戒法地藏菩薩親與策發慈氏躬授
三衣道具等

後魏檀特身雖出家而飲酒食肉宛同俗士狂逸非常凡言往事皆合人情周文聞之降書詔特問事于時齊神武來寇玉壁特曰狗豈至龍門耶果不至龍門而返又侯景未叛時特忽提一杖杖頭刻作獼猴形令面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俄而景叛尋復歸梁時謂作獼猴乃景之兆

智潤博瞻

曇影風流

智潤在于襄陽講演大有聲望而內外深窮詞辨宏逸時人皆稱曰潤法師博瞻之莫有加之矣

曇影神氣爽雋形貌奇特於諸教乘解義第一爲秦

主姚興禮重興見影超拔群士每謂羅什曰影法師真爲此國風流標表之道人矣

僧朗知盜

法通被囚

晉僧朗游方學道備曉佛乘兼宗儒典後與伴共行至于中途忽告于伴侶曰公等寺中衣鉢必有盜者將去同伴不信其歸寺尋覓果如其言

法通龍泉石樓人在家之日獨懷異操唯信釋教一日忽爲一男并一女及妻俱剃髮勉之入道便往山寺棲息然後自剃頭爲僧人問其故答曰我捨枷○鎖志欲大法與揚爾後行至本邑邑長問之答曰山

客邑長怒乃囚於獄不許游方通便絕粒繞獄行道
至夜聞野狐滿邑號叫人皆不安邑長怪之曰獄中
必異僧爾乃放之通曰行道正得佛味如何見放須
吏狐鳴便止邑人乃安也捨枷下一字臺滅未知何等字見文勢或脫字歟

馬
道生領徒

慧遠結社

竺道生初入廬山幽栖十年以求其志鑽尋經論深
究義理於是名滿天下宋太祖文帝深加禮重後領
徒千餘入來于吳之虎丘山講授教典或說曰生講
之次其山有怪石聽生之講亦點頭焉世雖謂生公
虎丘點頭之石而傳文未見爾

慧遠幼學經書神氣雋朗及年十二游方學業內窮
三藏外達九經兼善音律老與弟慧持皆師安公後止
廬山時四海名士臻山門時有劉遺民彖章雷次宗
雁門周續之畢穎之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凡一百
二十三人並奉榮尚寂依止遠公投習內外仍於龍
泉寺彌陀堂前栽白蓮結淨社劉遺民等皆著銘記
記其事跡從晉迄今天下咸傳遠公蓮社

主公向驢

永師指馬

慧主六歲受具大悟教典備持戒律住始州香林寺
武德之初陵陽公來臨益州公少信心將百餘駄物

行至香林命於寺內佛殿僧堂講堂安置驢馱等物
 無敢違者主且斯穢雜即入房中歎惋乃取錫杖三
 衣誓曰死活今日唯憑戒神之力以去之尋舉錫向
 諸驢驢忽然一時倒卧如死主以兩手各擎一馱擲
 于空中公見斯之異乃悔歸信空中傳文作坑中
 慧永息于廬山親依慧遠深窮律藏兼達外書一日
 出邑至晚還山至烏橋有一營主醉騎惡馬當道遮
 永不許永過日既將夕永以錫杖指馬馬走營主擲
 地永捧慰還營營主至明日來寺悔過永曰非貧道
 本意使然恐戒神所為爾

僧達○達下書減疑却字歟世瑜受菓

僧達游學諸方習禪傳法齒長過寸奇相莫同為魏
 孝文禮重後居林慮華黃嶺時有山神頻來聽法忽
 一夜有推戶者而入曰山神妻白日無暇禮拜禪師
 今故來參禮兼奉獻米餅一筐願為禮佛之時呼弟
 子名曰達曰餅可將還况山僧不食當為禮佛一拜
 兼唱山神妻遂禮拜辭去

世瑜身長八尺五寸形貌奇特居于益州響應山習
 學經論忽一夜夢四龍飛入心眼既覺而大悟佛旨
 常在山絕粒修行唯四獼猴一時採山菓來供瑜長

受之八尺五寸傳

作八尺三寸

法曠去妖

慧安防禍

竺法曠以內外之學愛謝安知重曠常居山林安往禮覲居處儉僻車馬不通安陵峰步往晉簡文作相聞曠道行遣堂邑太守等請入京供養時有妖星累現晉帝請曠齋懺以禳之曠曰陛下可修盛德貧道當竭志誠遂入懺踰日有司奏曰妖星已滅矣

慧安游于京兆見相國休璟有功邊上貴盛無比安往謂之焉謂璟曰相公美則美矣奈不數月間將有大禍雖然早可防擬璟知安之道德知其兆拜而告

安與去禳之安曰可求一犬犬身高數尺有獠惡者既得犬已安復來曰事在今夕夜與璟同坐安命十人執弧操矢立于座側至夜深笑曰相公之禍已免矣及旦呼璟同至園中見一賊持刀劍已卒血流其頸又見一犬在大木下仰吠一賊亦持大刀見璟叫曰某與彼等俱怨相國故來欲害彼蹲守進不可得璟大驚謂安曰非吾師先知不然死於一夫之手也

陽

道光義虎

恭明智囊

道光在于江東窮研經論義理縱橫時皆知重故東南且之為義虎

支謙字恭明月支人也來游漢地大揚教法博達經書爲人細長黑質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即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漢時人也

靈坦心印

玄暢目光

靈坦七歲誦通書史兼解文章應童子舉中第及至年長官高拾榮入道勲習禪法行化于時後因適維楊行至六合道中忽歎大法陵夷生不遇佛須臾聞空中有聲曰開心地卽見菩薩如妙文殊之形狀令坦舉項以掌按之尋觀四指赤痕其印常現坦曰必是大聖授我心印也

玄暢少時在俗與家被胡虜所滅將欲害暢虜帥見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射非凡童也遂獲免後乃出家廣通內外往於涼州遇虜虜除滅佛法盡害僧人唯暢得走發自代郡上谷路跨大行南轉孟津唯把一束楊枝一扼葱葉虜騎將及以葱葉安鼻孔中入渡孟津免宋文帝知暢道行徵之位以太子大師免而不受也

虜帥之帥音衰將也○代郡當若音率是所領兵也

道傑頭大

温行眉長

道傑姓楊漢大尉震之後形貌偉清應對有方兼大通經論博學文辭白醜而頭大故并州謂曰大頭傑

難人殺然其深義一微一責能令流汗
温行齊國僧也行化於牟州拒神山卒後人異其居
處號行公堆行眉長一尺餘垂散於面若欲視物以
手撻

祇難異術

曇鸞仙方

維祇難世奉異術事火為業時有沙門到寄一宿難
不許沙門乃坐門外露地而宿密加神咒所事之火
熒然變滅舉家迎歸悔過方信釋氏之法靈應乃投
沙門出家入漢境廣譯經律

曇鸞住在五臺因感心氣疾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

常欲求仙方以益壽果尅既已方崇佛法不亦善乎
乃往江南陶隱居處求其仙方果見隱居授與續仙
方十卷以為添壽之術繼將至洛下逢中國二藏菩
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有此長生不死之法勝此
土仙方者乎留支墜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
何處有長生不死之門繼益年光輪廻不絕即以觀
經授鸞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繼
乃焚仙方十卷回而大悟佛乘于時魏都解義之僧
繼出為第一魏主重之號神鸞傳云曇鸞亦作
繼字無定也

岑公養鼠

道判放羊

岑閣梨者特具戒律兼誦通經文五百餘卷倍土呼
乏也居於傘蓋山衣帛乞食爲常餘之饌飼房中鼠
鼠數百來顯皆馴熟親依於岑鼠有他之鬪齒者岑
卽責之而改鼠有疾病者岑卽以手摩之而愈
道判博達儒釋顯舉當時以齊乾明元年結侶二十
餘人發趾鄴都將入西方周武勅給國書并資行調
達于突厥國又請國書至西可寒國彼不識沙門將
加禍害增人衛守不給糧食但令餓死時有周使在
彼諫可寒曰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興其教可寒
乃信重日給羊四口以充判等常食判乃引出因馳

放之雖至飢餓之甚日唯自採野艸及菜食之

寶瓊龍瑞

慧哲象王

寶瓊受具已來甚彰殊跡講說縱橫義理洞達梁高
祖請於京都禮供後於建安寺訓授學徒一旦老少
相喧競曰建安精舍白龍出現盡奔走到寺唯見瓊
在座講說臣寮士庶咸曰建安龍瑞飛騰瓊法師道
行所感也歟乃號爲白瓊法師龍瑞上一
有之字
慧哲習學衆經精究奧義振名天下天下仰之又行
步庠序瞻視不貲似象王之儀形世其具之爲象王
哲

沃

明瞻直身

曇顯翹足

明瞻少有異操內外俱通時隋大業初帝南郊畢還
 京時有濫僧帝怒召令釋李一門致拜瞻聞而往諫
 帝大怒李門便拜帝欲以刑憲及瞻竟直身而對帝
 知是瞿曇之教深嚴明瞻之志高直尋便罷勅
 曇顯初游鄴中棲處無定人有法帶必陟講座以說
 經齊文宣嗣位釋李競其優劣道士陸修靜安加穿
 鑿帝遂勅沙門道士對校法術于時道士咒諸沙門
 衣鉢飛騰橫豎道士自伐神力如是言曰沙門現一
 我當現一帝令上統法師與修靜角試上統曰方術

屋

不足試之亦令最末位一僧上座論義顯居末位酒
 醉酣盛扶移上座衆皆笑之顯語李宗曰向者所誇
 現術一之與一深有其旨即於座上翹一足而立曰
 吾已現一矣卿當現之各無言對顯曰向咒諸衣鉢
 飛舉試脚術爾命取稠禪師衣鉢與之咒皆無移動
 勅十人舉之亦不起加之軍士移之愈是定

法蘭辨灰

慧要刻木

法蘭同摩騰來于此土初漢武帝穿昆明池至地底
 得黑灰至明帝遂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沙
 門後果蘭至漢追以問之蘭曰世界終盡時劫火洞

燒皆為煨燼此灰是也

至明帝三字衍文也沙門本傳作胡人為正今文寫誤歟

慧要即遠公之弟子也居於廬亦明內外尤長巧思山中無漏刻乃刻木於泉水中立十二葉芙蓉因流波轉以定十二時晷影無差又刻木作鵝飛數百步焉

鵝傳中作鵝字

靈藏布衣

法雲錦服

靈藏入道之後深律藏大有節操與隋高祖為布衣知友高祖復致師事之禮開皇初當其尤早帝引入民至洛州祈請帝與藏同行見民歸向於藏極多告曰弟子倍人天子律師為道人天子

同行下二有帝字

法雲即萬廻之號勅為法雲公也幼便愚癡東西在走隣里笑之因自呼為萬廻自爾成名年十歲見兄戊遼陽久無消息父母憂之為設齋禱祈廻忽白母曰兄極易知爾奚用憂之因僧齋時廻別母出門徑去際晚方廻執兄書信與母問廻所由並無所對從號州闕卿去遼陽來去一萬餘里其兄他日歸備言其日與言語取餅共食而去父母大驚奇異人知乃求為僧勅賜錦繡衣服官人供持焉

見兄猶言見在兄者也或見字

是其字寫誤歟自爾傳作因爾

慧約青牛

曇弘金鹿

慧約少有節操經論博達解義稱最齊周顒沈約褚淵王儉等皆知重之結為道友後終天子臨喪諸侯大來欲葬之夕以所乘青牛駕輿以牽之其青牛忽鳴吼下淚如雨鞭之不行至明日其牛復來葬所悲鳴下淚須臾有一雙白鶴下繞墳鳴喚

曇弘精專律部多居山林後於黃龍山積薪自焚山下人民將救已見半身焦爛有項復燒身道信咸見弘身皆金色乘一金鹿西走

諦親書鎮

倫母神幡

支曇諦本康居人漢靈帝時移止中國諦父為冀州

別駕母黃氏晝寢夢一僧呼黃氏乃與一麈尾并鐵書鎮一牧睡覺兩物俱存因有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物示之諦曰昔秦王贈兒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至十歲出家自悟佛教隨母之關中見僧契若道人忽喚契名契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和尚是諦汝彌諦為僧眾採菜被野猪傷契初不憶之乃詰諦父母處問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麈尾契乃泣曰即先師弘覺大師也師為姚萇講法華經契為都講萇贈師一物今此是也師捨命之時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

漢靈下一無帝字又此是舉其先祖事也

僧倫姓呂衛州人父詢爲穆陵太守未孕之時一親
坐忽有胡僧秀眉皓首一侍持幡在其左右曰願爲
母子未審如何忽然不見因爾有娠及至四月八日
四更時生倫還有一幡翊其左右兼滿室異香生訖
不見及年五歲與父至雲門寺見僧賢統師珉禪師
便求出家一師問之具述殊異之相一師歎曰此兒
真可度

智炫出國

童壽入關

智炫少時出家學經教會周武滅于佛教炫乃抗
對非常欲重興盛帝怒逼以婚姻炫與諸僧徒執志

無改仍詔炫共治國政走出國城欲赴齊都時因齊
之境皆被槍布棘莫之能通齊有富姚姓張見炫高
竒鋪氈二十里令炫踏過至齊重興大教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家世國相父鳩摩羅炎
後亦出家母卽龜茲王妹什在母胎時母忽慧解倍
常及什生後還忘前言什年九歲大有機辨佛教自
明王甚禮重於是名振東土時苻堅聞之曰朕聞龜
茲有鳩摩羅什襄陽有釋道安朕甚思之此大賢哲
之僧乃國之寶也遂率兵七萬西伐龜茲獲於羅什
堅與大臣迎入關中天揚教法

堅與大臣當作
後秦姚興也

無竭過嶺

法和登山

曇無竭此云法勇初與曇朗等二十五人跡離此土遠適西天過於葱嶺冰雪涼冽瘴氣昏黑下有大江水急如箭復凍東西兩山之腸繫索為橋十人到彼以舉煙為號後又見煙如已前過如不見煙即知黑風吹落江中後復過大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壁上皆有故杙孔孔處處相對各執四杙先拔下杙手攀上杙展轉相代二日方過費石蜜為糧同伴皆於路唯竭取經得還此土

法和與道安同學後明佛理因石虎之亂率眾入蜀

寒

與安師過金輿谷相別登其山極目而悲曰此山高從游者甚多一從此別竟測何之安曰師持心有在何懼後生若慧不崩斯可悲矣別竟傳作化竟

諦乘荷葉

相渡波瀾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譯云真諦本西竺一人來往南海岸時有刺史歐陽穆公深知重之請住制旨寺諦或居別墅四絕水洲穆公世子統欲往禮觀其洲波濤正起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於水飄然而渡達岸既已其座具不濕諦時欲過岸唯乘荷葉莫測其神

無相者不知何來住涪州山寺上流大江波瀾長起
無船不可過其寺相唯芭蕉葉置於水上乃蹈而過
時或以鉢安水中令人踏上飄然達岸也

善伏誠神

慧鬼問鬼

尾

善伏一名等照入道之後於桑梓山修習禪觀山神
求伏受戒伏誠山神令莫敢肉巫者殺生祀神神見
形以杖打之吾已於伏閣梨處受戒誓不啖肉巫者
將死神曰愍汝愚癡且放汝命自後無敢無後敢肉
祭無後疑當
作無復
慧鬼以羽禪為常居止山谷至夜有一無頭鬼來鬼

紙

靜室鬼乃謂鬼曰汝既無頭無頭苦痛之患一何快
哉鬼便隱形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曰汝既無腹
便無五臟之憂一何樂須臾作大黑形鬼來大怖於
鬼鬼神色不動侍者驚走須臾下
有復字

曇空雷四飛

法橋百里

支曇齋有妙聲善唱導常夢天神授其聲梵覺莫
有比之其聲一發空中清靡四飛却轉空中傳之
文無此字
帛法橋中山人幼好轉讀而之聲梵後絕粒懺禮求
之經七日七夜忽覺喉內豁然尋索水洗嗽曰有應
感矣遂發三唱導聲其響徹百餘里道俗咸聞

慧受青龍

道洪白雉

慧受習誦為務常行達王坦之園欲求立寺後遂得立每夕亦夢見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利柱受一日忽至新亭江尋覓得一長木隨流而下受曰必是青龍之應矣遂牽上立刹

道洪事曇延為師學通內外志行清高後於寶昌寺講涅槃經時一白雉每來伏聽馴狎隨人忽終講次

慧安古杖

僧群靈水

數軌切

慧安未詳何許人止于廬山學徒湊集講說群經安常卓一杖曰是西域僧施其杖光色瑩徹頗有異香

上有胡書人莫能識後人關詣羅什捉杖而自隨什大驚曰此杖乃在此間耶自譯出胡書始知殊異僧群居止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此孤在海中上有石于孟徑數十丈餘水深數丈傳曰是群仙之所宅群曰吾唯飲此水永絕糧粒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此水出山則身變白來取飲愈身於前夔歎曰蓋凡夫與聖賢不同也其孟水與一小澗相隔常以一木為梁由之汲水以免飢渴忽有一折翅鴨銜翼當梁群欲撥之取水慮傷其鴨因此不飲七日而終也

水深數丈傳作水深六七尺愈身於前作數日不得至

頁

漫提指客

處寂候實

魏洛京勒那漫提住永寧寺大明道術時信州刺史
 綦母懷文筭術玄妙天情博綜勅令修理其寺見提
 有異術常送餉祇承時洛南玄武館有一鱗鱗客曾
 與提西域舊識常與提言笑懷文輕之提曰爾勿輕
 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何所
 知當角伎賭馬提曰爾有耶答曰筭術之能時庭前
 有一棗極大實皆繁提仰視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
 子乎懷文性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標準則天地理
 亦可推測草木繁茂有何形兆計斯實謾言也提指

鱗鱗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承之懷文要幾許
 成核幾許瘞外無核斷約已鱗鱗客腰間皮袋內出
 一物穿五色線線貫百珠以約樹或上或下周良久
 向提撼頭笑述其數目乃令人採下懷文一一自看
 校量子數並不餘欠因得馬而歸

處宗居天台山宴坐四十餘年時無相大師自新羅
 將來謁問於說禪師宗預告眾僧曰外來之賓明日
 當至可洒掃堂室以候之至明日果有海東賓至也

慧韶撒被

法嚮裂巾

慧韶棲息丹陽之田里出家之後長勤聽習初受學

於藏公後復稟於韓公于時講席學者既衆闕其論
本制不許住韶衆中獨吟貧唯有一被又屬嚴冬便
乃撤之用充寫錄論文恐寒速弊方具聽習聽乃曉
文義其苦學如是

法嚮形相奇特幼便受具聽習精專自觀初有常州
人往幽州見一女子問海陵嚮法師健否又問識耶
答曰不識其以知烏絲布頭巾寄於嚮師後人將至
嚮令弟子迎之恰至門首相值人以巾付嚮嚮得巾
執翫咨嗟嚮破付弟子等人得一片有不得者同一
午天下括義軍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巾者並

依還倍不得者再令出家衆皆悲之果驗嚮之先兆

秦圖澄洗腸

佛調現身

鄴中竺佛圖澄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入晉境游
化與朝中諸學士論義其詞辯縱橫無不降之尋值
帝京喪亂乃潛形草野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
時沙門遇害者衆澄乃杖錫軍門欲化於石勒勒召
澄問曰佛法有何靈驗澄知勒不深大教乃以近事
爲化令取應器盛水咒之須臾生青蓮華勒由此信
重後石虎立亦以淺近之事化之澄左乳傍有一孔
圍四寸通徹腸有時或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

讀書時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時至水邊引腸出
洗還內其中後年一百九歲終

竺二佛調事圖澄為師常居山林修行為務終于山所
經數年後調白衣弟子八人入山伐木忽見調在高
巖之上衣服鮮潔姿容悅暢皆驚喜禮拜曰和尚在
耶調曰吾常在耳良久不見八人乃苦發塚開棺看
不見屍唯衣履存焉

玄高入魏

帛遠

○ ○ 一 二 字 畫 滅 疑
是 死 表 亦 二 字

秦玄高居河北林陽堂山深窮教典學徒千有餘人
時魏虜拓跋燾據平城燾聞高之名請入魏都後燾

害高而卒舉國悲慟高弟子玄暢在雲中去魏都六
百里卒到悲慟無已因與同學江請和尚再起示與
一言須臾眼開顏色如故語諸弟子曰大法應化隨
緣盛衰汝等不久復應如我爾汝等死後大法當興
言絕又卒

帛遠字法祖少以儒學知名長乃為僧明解經論兼
善翻譯後見干戈交爭欲潛于秦隴會張輔為秦州
刺史鎮秦隴與遠俱行輔以遠名行顯著欲令及服
為之僚友遠志固不移由是結憾欲便害之行死于
途遠忽語諸道人及弟子曰我數日當有對至便辭

別分布經像及衣盂等訖明長詣輔處共語輔令收
之行鞭忽然而卒須臾隴上道倍聞而悲慟率兵以
伐於張輔輔兵敗亦卒孫綽道賢論中以帛遠比於

晉私出康

鍾下二
有于字

慧休吟雲

道林放鶴

慧休姓湯氏善於風雅有名天下故有詩曰日暮碧
雲合佳人殊未來從古迄今皆稱揚休碧雲之句梁
昭明編入文選書為江淹之詩未可知也

支遁字道林入山陰講演維摩經于時許詢作都講
林通一義眾咸謂詢不能解詢設一難眾咸謂林無

以酬其辯說問難終無以止時刻山人在遺林馬者
受而養之時或譏之林曰好其神駿爾有遺林鶴者
林曰汝是冲天之物也寧為耳目之翫乎遂開籠放
之

法相滑稽

僧淵言詐

法相諷習為務後渡江南山越城寺游縱放蕩或時
裸袒于冒朝達唯以言笑滑稽相詐時晉鎮北將軍
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鳩之規傾二大鍾相飲之神
色無易因茲禮重

康僧淵來于長安貌雜胡人語變中國時遇殷浩浩

問淵佛經深遠之理，僧淵却辨俗書性情之義，自晝
至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淵鼻高，眼
深之言戲之。淵復以言諱於王曰：貧道鼻高者，回之
山眼深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其
急辯言諱如是。

崇慧登梯

通達人鑊

崇慧少有大量，復振雄名。後掛錫章信寺。大歷初，有
道士史華上表乞與釋門角，教法遂於東明觀壇前
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其上，如登道焉。釋崇慧乃於章
信寺大樹刀梯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小，以刀

橫架鋒刃，若霜雪之色。慧跣足登陟，坦若平道。復蹈
烈火，手探油湯，口餐鐵葉，史華掩袂而退。通達幼曉教，其栖止無定，乃入大白山，不食飢則食
糞而息，依樹端坐。後有大將軍薛萬均聞而異之，迎
歸私第，供養百有餘日，不違正軌。忽於一夜後索食，
欲食苦求，方得從行。亦僻欲求人，內夜宿將軍兄弟
大，怒打之幾死，仰而告曰：卿已打我身肉，都損血汚
不淨，可作湯洗却。待涌沸，便脫衣入鑊，狀如冷水。傍
人怪之，猶索加火，遂合宅大驚。

琳佛鬚生

翼像淚落

慧琳住建明寺寺有塑佛一體琳常供親日日唯勤
禮拜茲佛忽一日見佛生二十莖髮琳乃召寺僧問
盡歎靈感

曇首異學通三藏為世推稱後遊經蜀郡刺史毛處依
重之忽獲得阿育王瑞像一軀日夕供養其像無過
饑荒之時輒見淚落如雨似哭泣之狀

支

東興尚廣

西化可知

操曰教法東興後漢以來迄今幾于一千載其有人
隱跡林野於高僧傳中尚不能廣錄况佛西化天竺
諸國始於鹿野終至鶴林聖賢讚助事繁廣其可知

也今於東土高僧傳中略採靈異之事撰為蒙求志
欲勉誘後進童孺繼聖賢之蹤者也

釋氏蒙求

下冊

大僧都釋義空四釋校訂

餘

釋氏蒙求

寬保元歲辛酉二月穀旦

京師書坊

長谷川庄右衛門謹彫

後持之
金剛寺道

京都書林

京極通五條上町

天王寺屋市即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70066